

刘继安 著

青春一晃而过

QINGCHUNYIHUANGUO

Guo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青春一晃而过

QINGCHUNYIHUANGUO Guo

刘继安 著

RBG88/61

I247.7
2766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春一晃而过/刘继安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00.6
ISBN 7-5411-1886-9

I. 青... II. 刘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25156 号

责任编辑: 林文询 陈 红

封面设计: 周靖明

版面设计: 邓小林

责任印制: 黄 迅

责任校对: 刘文玉 等

书 名	青春一晃而过	定价 14.50 元
作 者	刘继安	ISBN7-5411-1886-9/I·1634
2000 年 6 月第一版		2000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开本 787×1092	1/32	字数 159 千
印张 9		印数 1—5,000 册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		(成都盐道街 3 号)
电话: (028) 6666700 [发行部]	(028) 6662959 [编辑部]	
电子信箱: scwys@mail.sc.cninfo.net	邮政编码	610012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	成都新华印刷厂印刷	

本书如无四川省版权防盗标识, 不得销售; 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。
举报电话: (028) 6636481 6241146

第一章

1

叶小慧一路穷追猛打，抓住什么砸什么，解了一半的工装裤带在她身后飞舞着。

叶小慧跳着脚大咒：“这臭瘪三才阳痿呢，跟他来真的瞧那熊样！”

叶小慧突然收到了一封情意绵绵的求爱信。

写信人是在上班前趁人不注意溜进更衣间，将信塞进了叶小慧的工装口袋里的。那年头的年轻人不像现在这么开放，刚认识半小时就可以上床，要想成全好事先得走一大套过场，写信算是拉开序幕，要点是必须显得有文化有档次，一定得扯上文学啊艺术啊，再提到几个大师、伟人的名字，好像昨晚才跟他们一起喝过咖啡。这封匿名信的作者大约深谙此道，工整的蝇头小字密密匝匝码了一纸，都是从古典名著上七拼八凑抄来的现成句子，甚至还扯上了柏拉图，什么

精神恋爱之类。

二十刚出头的叶小慧长得很秀气，性情也豁达，露齿一笑，嘴角旁两个圆圆的小酒窝盛满妩媚，勾去多少人的魂魄。她刚进厂时，车间一大帮青工毛头便成天围着她转献殷勤，中饭有人打，饭盒也有人抢着帮洗，只差没法替她吃了。下班后七八辆擦得油光锃亮的自行车一字儿在车间门口排开，等着载她一截路。隔了两个月叶小慧自己买了自行车，随便搁哪儿总会有人替她擦得干干净净的。叶小慧很感动，自己的事忙完了也常常替他们干干活儿，不过她对谁都一视同仁，所以让谁都感到自己最有希望。

叶小慧上班后进了更衣间，脱下花裙子换上卡叽布蓝工装，出来时顺手往口袋里一摸，就摸出这信来。她长这么大，出了校门进工厂，还从来没收到过谁写给她的信，她觉得挺新鲜挺好奇，内容没看先看署名。但是没有署名，原来是封匿名信。一般说来，求爱者感到有希望但没把握才来这一手，如果落上真名，人家又没那意思，把这信往领导那儿一交，就够他喝一壶了。那年头的领导多少都有点性压抑，处理青春男女这些花花草草的事，特别来劲特别快感。

叶小慧站在那里认认真真地看起来。那信上满纸都是些十八世纪法国哥特式小说里的爱情倒装句，读起来很拗口，味道就跟馊牛奶一样，透着一股子美丽的霉味儿。有些字叶小慧还不认识，不知不觉就念出

了声。等到身后响起了一片哄笑，叶小慧回头一瞧，才发现不知啥时候身后早已跟随着一大帮嬉皮笑脸的青工毛头。

叶小慧面颊涨得通红，大声问：“这是谁写的？有种的站出来！”当然没人站出来，有那个胆量的话他就不会隐名埋姓了。青工毛头们拍掌起哄，让她接着往下念。平时政治学习时，车间主任总安排叶小慧给大家念人民日报社论什么的，如果让别的人干这活儿，大伙准打瞌睡。也许习惯成自然吧，叶小慧真就老老实实接着念信，念到柏拉图那一节，又有人大声问：“这姓柏的小子是哪个车间的？”青毛头们闹哄哄地抢着乱答，有人喊机修车间的，有人叫是烧锅炉的老头吧。叶小慧挥手说：“别打岔！”人们立时又静了下来。

但她越念发现字迹越小，在一张纸上要倾诉对她的千言万语、无限倾慕，真太难为那写信的家伙了，还不知在灯下要翻烂多少本外国小说。眼看轧猛闹的人越围越多，叶小慧终于清醒过来，知道写信人就藏在这帮坏小子中间，再跟他们纠缠下去太傻了，于是高声宣布：

“喂，写信的，你这字儿太小没法念，下次写大点，有话直说，别弯弯绕绕放洋屁，我拜你是大阿哥！”

说完顺手将那“情书”揉成一团，塞进裤兜里，

转身就走。

结果那无名小子真有种，第二天一早叶小慧刚进车间，迎面就看见对面墙上一行鲜红的大字：“我爱你叶小慧!!!”字是用油漆刷上去的，足有半米高，三个惊叹号特触目惊心，就好像文革时期造反派在大街上刷的标语一样。陆续跟着进车间的青工们仿佛也被这标语给震住了，没人再起哄，瞪着那片红油漆，一个个肃然起敬。

叶小慧慢慢走过去，呆了半天，然后用手轻轻抚摸那大红字儿。油漆早已干了，显然那小子是半夜溜进车间偷偷干的。她回过头来傻乎乎地问大伙：“怎么还是不落名？”一下引爆一场哄堂大笑。

紧跟着车间主任就来了。这位五六十年代的老劳模哪能容忍如此胡闹，当即大发雷霆，要召开现场会追查是谁写下这幅“黄色标语”。包括叶小慧在内，青工们一片沉默，冷眼瞅着老主任跳脚骂人。谁也想不到，平时少言寡语的技术员姚欣忽的冒出一句：“主任您看走眼了吧？这标语明明是红色的呀！”老主任大吼：“我说的是内容！”姚欣没法再跟他争，只好陪着笑脸劝老头息怒，让大家还是先干活，这事交给他处理好了。

姚欣虽然只是个技术员，但活儿安排都归他管，他在青工中有一定威信。可是老主任丝毫没有息怒的意思，追问姚欣昨天是谁最后离开车间，晚上又是谁

来过，等等。姚欣一个劲摇头，一问三不知。其实他是真不知，但那火红的标语不知为什么，忽然让他挺感动，不然他才不爱管这闲事。主任明白了姚欣跟他们是一伙的，简直要气疯了，怒吼道：“好啊，我治不住你们，总有人能治你们吧！”说罢就冲出车间到厂部去了。

姚欣心想糟了，马上跟在主任后面奔了出去。大家都以为他也是去厂部搬救兵或者告密什么的了，结果他却抢在主任前头气喘吁吁地奔回来了，手上还拎着一只电动油漆喷枪。进了车间姚欣一句话也不说，直奔那“标语”前，端起喷枪一阵猛喷，只两分钟工夫，那鲜红夺目的“我爱你叶小慧”，就被一片洁白如雪的漆雾全部覆盖了，晃眼一看，仿佛那墙壁终于露出了本色。

本来那道墙上还残留着一些“文革”遗迹，都是些吓人的条条款款，这“不准”那“严禁”的，粉碎四人帮后厂里叫刮掉了，但是刮得并不干净，字迹仍然依稀可辨。眼下姚欣这一阵猛喷，车间里这最后一道“文革风景线”，终于彻底消失了。

姚欣藏好喷枪，若无其事地对大伙说了声没事了，都干活去。叶小慧额头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沁出细密的汗珠，感激而又敬佩地对着姚欣嫣然一笑。这事虽然跟她无关，但真要闹大了的话，她晓得自己必然会在厂领导那儿落个不良印象，人家会说，叶小慧

要不是个风骚娘儿，怎么会逗得一帮小公鸡胡乱折腾？姚欣木然地瞪她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身忙自己的去了。

片刻之后，副厂长戴克俭便迈着军人的步伐、铁青着脸跨进车间。但此时他看到的已是一片紧张繁忙的工作景象，人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台和机床前卖力地干着活儿，头也不抬。戴克俭刚从部队转业到宏达厂，虽然刚来没几个月，他的严厉就在全厂出了名，上月仪表车间两个青工上班打架，硬叫他给停了工作，工资和奖金扣发了，还把检讨书抄成大字报贴在厂区大门口。要不是工厂不像军队兴关禁闭，那俩倒霉蛋儿准得在地下防空洞里呆上三五天。

自然，穿着一身笔挺将校呢军服的戴副厂长搜遍了全车间，也没找到那条红油漆写的“黄色标语”。叶小慧偷眼瞟着他把主任叫到一边，厉声责问着什么。此时车间里各种机器不管用得着用不着一齐全开动了，戴克俭的咆哮淹没在一片轰鸣声中。他不甘心地又转了几圈，见实在找不到什么岔子，只好一甩袖子气哼哼地走了。

戴克俭一走，车间气氛马上缓和下来，噪音也小了许多。青工头儿邓志民掂了把大咬钳，学着刚才戴副厂长的样子，迈着正步咔咔地来回走着，又逗得大家一片笑声。车间主任仍然恍然如在梦中，自言自语地嘟哝道：“怪了，莫非我真的看走了眼？”他戴上老

花眼镜在那面雪白的墙壁跟前研究了半天也没看出个名堂，最后试探着伸手一摸，这才摸下一手的白漆……

那个胆大包天的情种一直没查出是谁，不过打这以后这帮小子就跟姚欣热络起来了，原先不怎么听他招呼的，现在对姚欣也言听计从了。相反的是，他们却不再宠着叶小慧了；她的自行车常常被人放了气，要不正使得顺手的工具突然就不见了。别看叶小慧生得秀气文静，性格却像个野小子，时常把胆敢冒犯她的小青工追得满车间乱窜，事后又被加倍捉弄，冷不防就坐一屁股黑乎乎的机油什么的。当然她的崇拜者依然多多，她总是很快就知道是谁干的，于是那小子某天吃饭时，碗里准会猛不丁跳出一只青蛙来，或者什么时候一推门，头上就会砸下来一只沉重的臭皮鞋。

国营企业里二十郎当岁青工毛头的“黄金时代”，就是这么打打闹闹过来的。那年头宏达厂效益特好，奖金发得多，他们中午很少进职工食堂，下班铃一响就拥进厂区外面农贸市场里的小餐馆，七碗八碟地叫上一大桌，车间里好几个自称能喝一斤白干的汉子，都败倒在叶小慧脚下。她还大呼小叫地跟他们划拳呢，五魁手、八匹马什么的叫得十分溜顺。

只要不惹出乱子来，车间里所有这一切年轻人的把戏，姚欣通通都不参与，更不扎姑娘堆子，平时沉

默寡言埋头干活，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。然而生来就没追女人癖好的男人，往往偏惹女人注意，想看看他要是没病的话，心底里究竟埋藏着什么深不可测的秘密，使他如此高傲，如此卓尔不群。叶小慧对姚欣的特殊兴趣，就是这样开始的；当然，此时的她压根儿也没想到，她和姚欣的关系往后会发展到难分难解、欲罢不能的地步，而且还把一个好端端的宏达厂，搅得天翻地覆。

叶小慧暗中观察姚欣观察了好久，见他总是一副目不斜视、心事重重的样子，就问绰号叫“大钳”的邓志民，这人怎么回事？邓大钳嘴一撇就冒出一句：“小子阳痿呢。”叶小慧傻乎乎地追问啥叫阳痿，邓大钳手指头一弯做了个下流动作，逗得一帮青皮后生哈哈大笑。

这种粗野的玩笑叶小慧一点也不怵，她要撒起野来，比这厉害多了；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场冲突，就是跟邓大钳发生的。

邓大钳向来自认为是叶小慧众多追求者中最有把握的一个，大家都怀疑那封文绉绉的情书和墙上的大红油漆标语是他的杰作，他既不承认也没否认，好像就是那么一回事了。车间里的小姐妹后来把话传到叶小慧那儿，她一撇嘴道：“他？他小子只是个初中毕业生，量他没那能耐。”话又传回给了邓大钳，气得他七窍生烟。他在心里发了狠：好吧，来文的不行咱

就来武的吧。于是有回下班趁车间走光了人，邓大钳上去就用粗胳膊钳住了叶小慧，语无伦次把憋了好久的话吐了出来，听起来真还有那么点儿十八世纪欧洲骑士小说的味道。

叶小慧平时跟这帮青工打打闹闹可以，真要爱上其中的谁，她却从来没想过。她使劲掰着邓大钳的手，嘴里叫着：“放开我！我数一二三你要不放的话……”邓大钳沉浸在激动之中，还闭上了眼睛作幸福状，哪肯松手。叶小慧就开始数数，其实她还是给他留了余地，三数过了发现自己还被那双粗手箍着，就接着往下数，一直数到五六七八。这使邓大钳产生了错觉，以为她在欲擒故纵，不仅不放反倒还搂得更紧了，一张嘴居然也凑了过来。叶小慧再也无法忍受，反手一个耳光便抡了过去，邓大钳若不是闪得快，脸上肯定早就开出五朵金花了。

这事除了他俩之外，再也没谁知道，但两人本来还不错的关系从此恶化，恨得咬牙切齿的。那次为工作上的事发生了争吵，上班前喝了酒的邓大钳撒开了野，出口就是一句：“我操你……”其实这是他的口头禅，对谁都一样。不料叶小慧却一下变了脸，恨声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你小子敢再说一遍！”邓大钳见她脸色铁青一副要拼命的样子，本不敢吱声了，可是架不住一帮哥儿们的喝倒彩和怂恿，又借着酒劲，果然又来了一句：“我就想操你！怎么啦？”话音刚落，只见

叶小慧怒发冲冠，大叫道：“好，有种的你来，来！”居然边解工装裤背带边就猛冲过去，吓得邓大钳和他那帮哥儿们，一个个抱头鼠窜。叶小慧追着打邓大钳，抓住什么砸什么，已解了一半的工装裤背带在她身后飞舞着，像拖着一条长长的飘带。

那天要不是姚欣及时走出来劝住了小慧，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乱子呢。他拦下小慧后呆头呆脑地问：“你要干什么？瞧你这裤带……”叶小慧跳着脚大吼：“这臭瘪三才阳痿呢，跟他来真的瞧那熊样！”姚欣惊得一炸一炸的，不敢再接招，赶紧溜了。

2

他的动作比邓大钳还粗暴，可这正是小慧日夜期盼的，她闭上眼睛软作一滩泥依在他胸前，温情地浑身上下抚摸着，渐渐感觉到了这男子汉火山爆发般的亢奋……

叶小慧扔出去的一把电烙铁没砸着邓大钳，倒把一台万用电表的铁壳砸瘪了，车间主任这回再不手软了，拿着“罪证”直接找到了厂长兼厂党委书记唐永业。

唐厂长是延安时期的老八路，人称唐老革命，在厂里威信极高，人也正派，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，一听这事就大发雷霆，要以扰乱车间工作秩序为由给他们处分，态度不好就除名。消息传回来，邓大钳吓坏了，六神无主地跑去找姚欣，求他去跟厂长说说情。被工厂停掉工作是最严重的处分了，但他害怕的还不

是这个，他担心叶小慧逼急了，把事情的前因后果、来龙去脉抖落出来，厂保卫科非把他扭送派出所治他个流氓罪不可，布告上这类事儿多着呢。

叶小慧倒满不在乎，听小姐妹一传话，竟拍手笑道，我正巴不得他来开除我呢，开除了我当个体户做生意去！结果这事最后不了了之，叶小慧一打听才知道，原来姚欣早就去找了唐厂长，替她和邓大钳讲了一大堆好话，说两人平时工作都挺好的，是生产骨干，给个改正机会吧，他保证他们不会再犯。唐永业很器重姚欣，看在他的面子上，气消了，只扣了二人当月奖金，连检讨也免了。为这事车间主任对姚欣意见还挺大的，指责他不该袒护“害群之马”；姚欣只是笑笑，不作任何辩解。

叶小慧心里十分感激姚技术员，但嘴上却不说什么，见了姚欣连个谢字都没有。说不怕除名那是假的，她刚在一年前顶替病故的父亲进了宏达厂，才二十来岁的大姑娘，上班没几天就为这些“风流韵事”敲掉饭碗，这个脸面无论如何是丢不起的。不过打那以后，叶小慧真正变得文静了，不再跟青毛头们一起打闹、喝酒了，上下班早来早走，谁也不搭理，暗中只是更加留心起这位令人难以捉摸的车间技术员来。

有个大冷的冬天的早晨，天还没有亮，叶小慧就偷偷溜进了车间。她头天的工作定额没完成，得赶在大家来之前补上，不然当月奖金就没了。头天夜里下

了一场雨夹雪，天气真冷，叶小慧冻得直哆嗦，一进车间就钻进黑咕隆咚的工具房，想生上火烤暖了手再干活。哪知一进门，她就踢着一只厚纸包装箱，再一细看，吓得她差点叫出声来：这破纸箱里居然躺着一个人，身上盖着一条搭机器的帆布罩，还打着香甜的呼噜呢。

定下神来看清了，那人正是姚欣。

叶小慧也就是在那天，才知道少年老成又不合群的姚技术员居然已经结了婚，他正是在跟老婆发生矛盾后，生闷气躲到厂里来的。偌大个工厂却找不到地方过夜，只好钻进又冷又脏的车间工具房凑合了一宿……瞧着他那张油污斑斑点点、冻得发青的脏脸，简直就像露宿街头的流浪汉；叶小慧不知怎的鼻子一酸，眼泪暗暗涌出眼睑。

姚欣打着哈欠收拾着冻得铁板似的帆布罩子，没注意她动了感情。但叶小慧很快就平静下来，闷了好一阵，很突兀地问：

“你怎么就结婚了？”

姚欣一脸无奈：“这有啥奇怪的，每个人都有这一天的。”

小慧脱口而出：“他们不是说你……”忽然又顿住，一张粉脸蓦的羞得通红。

“他们说我不什么？”姚欣追问道。

邓大钳形容他的那词儿当然无法出口，叶小慧使

劲儿憋着，心想原来你也挺在乎人家对你的印象呢，装什么孤傲。她憋了半天终于没憋住，扑哧一下笑出声来：

“没什么，说你讲义气够哥们儿……不过一说起结婚你怎么就像大难临头呢？”

姚欣苦笑了一下，三十来岁的人，竟像个饱经沧桑的老汉似的叹了口气：“爱情这劳什子，只是你们年轻人才会做的游戏，婚姻跟这毫不搭界，完全两码事，以后你就会明白的。”

“我现在就想弄明白！”叶小慧一屁股在他身边坐了下来。

那天他俩谈了一个早晨，叶小慧才知道，看上去鹤立鸡群、举止不凡的姚欣，人生经历却找不出一丝儿传奇、浪漫色彩；他高中毕业后去北大荒当了五年知青，然后上大学，毕业后分配到宏达厂，从工人到技术员，三十年的人生经历，三两句话就说完了。说到婚姻大事，姚欣更没有一波三折、爱得死去活来的记录，他说他甚至从来没有主动去爱过哪一个女人。只是到了该结婚的年龄，自有热心人来关心这些“个人问题”，一来二去都不合适，后来就被老厂长唐永业夫妇介绍给了机修车间的陶燕娟。

唐老革命一直对只知道埋头苦干的姚欣印象很好，做这大媒不仅有领导的关怀，还含有几分慈祥的父爱在里头。陶燕娟是技校毕业分来的，这山东姑娘